我二舅是个算命的。  
  
我爹很迷信他。  
  
不是因为他会算命，而是觉得他有本事。  
  
啥本事？  
  
我两个表哥，都很有出息，一个当兵当成了士官，留了部队。一个考了中专，在镇上中学教书。  
  
在我爹眼里，二舅就是天下最成功的人。  
  
我出生时，略尴尬。  
  
我是超生，东躲西藏时生的，家里的大门都被村长给摘走了。  
  
家徒四壁。  
  
小时候，我总是生病。  
  
个也不高。  
  
读初三了，还跟个小学生似的，对于那个年代的我们而言，初中毕业就是真的毕业了，毕业就会照合影，会吃散伙饭，甚至还会喝酒。  
  
毕业干什么呢？  
  
去打工。  
  
去当兵。  
  
中考，没考上。  
  
没考上干什么呢？我娘觉得我身子太小，应该继续复读一年，长长身子，否则出去打工干不了重活，对于我的未来，他们也迷茫，每当迷茫的时候，我爹就会想起我二舅，会让我二舅给诊断一下。  
  
我爹带我去二舅家抽签。  
  
算卦的一种。  
  
我抽了两个，一是招蜂引蝶，二是种瓜得豆。  
  
前者，不正经。  
  
后者，不靠谱。  
  
我二舅是一个很会说的人，他跟我爹说，算卦这玩意，就是哈哈一笑，不能当真，但是说归说，孩子还是要读书的，以后没文化是不行的，至少让读个高中。  
  
二舅的话对于我爹而言，就是圣旨。  
  
复读了一年，我依然没有考上。  
  
结果呢？  
  
命运就是这么神奇，那年，不知道是不是教育局缺钱，卖高中名额，从三千元到八千元不等，叫赞校费，我爹竟然心血来潮，给我买上了，中间档，五千元的，他给我买上时，我正在家养兔子，准备大干一场，还去新华书店买了十几本养兔相关的书。  
  
五千元是什么概念？  
  
我们家的拖拉机也是那年买的，三千六百元。  
  
更神奇的是什么？  
  
开学半年左右，学校联系我们这些赞校生退钱，据说是被人告了。  
  
于是，我白拣了个高中读。  
  
我爹，没念过书，一天都没念过，所以，他害怕学校，害怕老师，我在县城读了三年高中，他一次都没去看过我，我知道他也想去，只是他害羞，害怕。  
  
还有，会担心别人嘲笑我，你看，他爹连字都不认识，那么土。  
  
按照剧本，那我应该很争气才对。  
  
学习成绩很好，光宗耀祖。  
  
对不起，还真不是。  
  
学习一直都不咋地，高一五六十名，高二三四十名，高三到了二三十名，个头也越来越高，对于我要考什么大学，我爹也不懂，就去问我二舅，我二舅觉得三条路可以选，要么当兵，要么当老师，要么当医生。  
  
当兵，就是考军校。  
  
我二舅给我爹排列的顺序是军校第一，师范第二，医生第三。  
  
军校体检我过了，但是我娘死活不让我当兵，因为我有个远房舅舅84年战死在一线，我娘觉得生我太不容易了，她不希望我当兵当警察当消防员，只希望我能活着。  
  
其实，我娘的担心是多余的。  
  
当时，军校的录取线，是一本。  
  
等我高考时，我们家已经有人比二舅还有见识了，就是我二姐，她已经参加工作了，我二姐属于标准的无心插柳，我爹不希望她读书，希望她早点下学打工供我上学，结果呢？我二姐学习成绩很好，好到什么程度？可以跳级读，她大学毕业时才19岁，我二姐上学几乎没怎么花钱，师范院校当时是免学费的。  
  
我二姐学习再好，我爹也不开心。  
  
因为，我二姐是闺女，而我是儿子。  
  
我二姐竟然分配到我们学校了，只是不教我，她教高一，据说，有学生比她还大，我爹的梦想就是我二姐的梦想，她对我很用心，我二姐跟我爹完全不是一个套路，我爹木讷了一辈子，去拜访个人比砍头还难为情，而我二姐呢？擅送礼，我二姐参加工作时我已经读高三了，我二姐给我班主任送礼，给数学老师送礼，给语文老师送礼，一句话，多提问我弟弟。  
  
于是，我动不动就被提问。  
  
整个高三，我的成绩是冉冉升起的。  
  
高考，达到了最高峰。  
  
我竟然考了班里第三名，逆天不？  
  
关键是还有拍马屁的，二姐说，也就是没有高四，否则？你肯定是第一。  
  
是当老师还是当医生？  
  
我爹建议我选老师，因为师范院校学费低，还有生活补贴，包分配，那个年代还有包分配？是的，因为我们是本科，很少有学生能回县城任教，有些申请助学贷款的还需要签返城协议，意思是毕业后必须回来，是人才。  
  
当时，我的分数是可以报考山东师范大学非师范类专业，但是，咱肯定不报，咱读师范大学就是为了当老师，不当老师咱考它干嘛？在二本里曲阜师范大学算是最好的，选它吧，咱这成绩，肯定随意选专业。  
  
报了中文系。  
  
因为，中文系回来可以教语文……  
  
很遗憾。  
  
就我那成绩，竟然也被调剂了，调剂到了一个很偏的专业，翻译学院的朝鲜语，也就是韩语专业，虽然很失望，不是师范类专业，但是也必须去，因为全家人都知道，我的高考考那么好，核心是运气，若是复读一年，肯定考不上曲阜师范大学。  
  
认了。  
  
我爹不认字，也没出过远门。  
  
去曲阜念书，他不好意思送我，他也想去送，后来想来想去，让我二姐去送。  
  
我考上大学，我爹很开心。  
  
摆了酒。  
  
请了我二舅，觉得他有功劳，若不是他劝我爹让我读书，我可能已经是流水线工人了，那我马上要去念大学了，二舅，你有什么要叮嘱的？  
  
别人一般劝学生都是好好念书。  
  
我二舅，我爹，不是。  
  
都劝我，多干活。  
  
他们说的多干活，是去老师家干活，这是哪来的经验？我大表哥干出来的经验，我大表哥当兵后，特别喜欢洗衣服，给班长洗，给排长洗，在连长家当杂工，一到周末把连长家地板擦的跟镜子似的。  
  
所以，他留下当士官了。  
  
好，我记住了。  
  
辅导员是71年的，姓崔，叫崔萌萌，但是一点都不萌，很严厉，擅抓学习成绩，大学也讲学习成绩？  
  
没听张雪峰说过吗？曲师全国考研率第一，考研率94%，变态不？  
  
我觉得比高三还严。  
  
我属于天生不爱学习系列，别说考研，我能混个本科文凭都算逆天了。  
  
竞选班长时，我们班60个同学，40多个当过班长的。  
  
咱没当过。  
  
比较好的岗位竞争都很激烈，例如文艺委员、学习委员，我爹让我好好干活，我也想为人民服务，劳动委员没人竞选。  
  
那我当。  
  
劳动委员是干什么的？  
  
杂活，什么都干。  
  
大学毕竟是大学，各类活动多，那些班干部都有考研计划，都忙，我们班可能就我一个闲人，久而久之，我以劳动委员的身份计划包揽了班里大事小事，无班长之名而有班长之实，什么活都由我来干。  
  
辅导员用我用的很顺心。  
  
我爹教我的，我二舅教我的，我都铭记在心。  
  
我跟辅导员越走越近。  
  
最初，她只安排我班级里的事，后来，她连她办公室的事也安排给我，例如打扫卫生，打字，收发文件。再后来？我进了她家门，我大表哥会的，我也会，地板擦的铮亮，她一家人都很喜欢我，当时她家姑娘读一年级，在曲师附小念书，有时她都委托我帮着接孩子。  
  
那我学习成绩咋办？  
  
我这么体贴的学生，肯定让我及格。  
  
我们班考出了多少研究生？  
  
我们班毕业那年，只有四个就业的，除了我，另外三个都考了公务员，剩余的？  
  
全是研究生。  
  
辅导员知道我没有学习的心，她又很疼我，一直都希望能帮我曲线救国，怎么救？  
  
先是推荐我进系学生会，又推荐我进校学生会。  
  
我最辉煌的时候，干到校学生会劳动部副部长。  
  
进学生会的目的是什么？  
  
她想帮我评选省级优秀学生干部，帮我争取保研资格，毕竟她知道依我的学习能力考不上……  
  
她是希望我能复制她的路。  
  
她是保研+留校。  
  
不可能，她是学霸，我是学渣，但是有一点，我专业成绩很不错，我属于很有语言天赋系列，何为语言天赋？我拿英语来举例，单词+声调+手语若是能灵活应用，一个高中生的单词储备量足以旅行全球。  
  
韩语也是如此。  
  
等我到大四，保研政策，留校政策都有变化，什么情况下可以保研？你能考上北京大学的研究生，学校非要留你，这才是保研，换句话说，被保研的都是不愿意留下的，咱这种热爱母校想留下的呢？人家不要。  
  
留校最低门槛调整为了研究生。  
  
本科不能留校。  
  
那咋办？  
  
辅导员又开始帮我规划人生，她想让我去管留学生社区，然后能以校工的名义留校，就是我属于大学的人，只是后勤系列，在这个基础之上，她会帮我争取研究生资格。  
  
辅导员对我的评价也挺有意思的，除了学习成绩不咋地，别的方面都很值得信赖。  
  
有时为了让我接送孩子方便，她都会把家里钥匙给我。  
  
完全是亲戚模式。  
  
当然，上课提问时，我回答不上来，她也是嗷嗷的，把书卷起来，朝头上咣咣几下，故意让我出丑，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有精神分裂？她知道我不爱学习，也没有考研的心，及格全靠送礼，可是她还是提问我，可能是希望我重视她的学科吧？  
  
她是教数学的。  
  
我对她教的数学，只停留在书名上了，立体几何，线性代数。  
  
别的，都忘了。  
  
我去管留学生社区后，我发现自己很适合干校工，因为我是学韩语的，留学生主要是韩国人，我们交流无障碍，无障碍到什么程度？  
  
无缝隙，甚至能聊骚。  
  
过去的校工不懂韩语，一味的高压，管不了他们。  
  
留学生两大核心问题。  
  
酗酒、恋爱。  
  
大学是不反对恋爱的，但是反对一对多。  
  
他们，普遍如此。  
  
我为什么管的好？  
  
我能融入群众当中去，他们吃喝玩乐全喊我，他们对曲阜哪有我熟？他们也找不到可以信赖的人，而我？天生就是值得信赖的人。  
  
我从大一到大三学的韩语都没有我大四半年学的多，因为我整天跟他们在一起，学校里找他们谈话也会通过我，我会现场给翻译，我同学的韩语文字表达水平应该都在我之上，我甚至都不怎么会写，但是我会认会说。  
  
这是天赋不？  
  
我同学跟韩国留学生都卡壳？  
  
而我？  
  
侃侃而谈。  
  
所谓的侃侃而谈，差不多相当于于谦的捧哏，好，好，好，是，是，是，那后来呢？  
  
我读大学四年，家里只有我二姐去过一次，她是去给辅导员送礼，我二姐不知道我跟辅导员关系很好，好到什么程度？  
  
我经常都有错觉，我以为她是我大姐。  
  
我二姐送礼的目的是什么？  
  
希望帮我搞个教师资格证，让我回去教书……  
  
这个？对于我辅导员而言，SO EASY！  
  
别忘了，我们是师范院校。  
  
生产教师资格证的地方！  
  
二舅给我算的命准不准？  
  
不准，例如招蜂引蝶，从小学到大学，从来没有女生喜欢过我，我倒是喜欢过别人，也喜欢过不少，只是自卑，从来没表达过，可能有个韩国留学生喜欢过我，喊我陪她逛街之类的，只是我对她没兴趣，当时我还是道德标兵，她喝酒，抽烟，有纹身，属于我的认证体系里的坏女人，咱躲都躲不及。  
  
大学时，流行英语角，就在留学生社区。  
  
我的势力范围。  
  
很多女学生会去找留学生对话，别多想，她们的想法非常单纯，只是为了学英语，毕竟自己学了这么多年英语，依然是哑巴英语，什么人可以让自己开口？那就是老外。  
  
也有学韩语的。  
  
留学生女朋友多，与英语角有直接的关系。  
  
我在英语角是管理者的角色，在英语里，我认识了宋丽萍，03级中文系的，她去学英语，去的比较早，还没什么人，她以为我是老师，喊我老师，我答应了。  
  
宋丽萍，天生小麦色，标准的青岛大妞，1米7的个头。  
  
很活泼。  
  
说喝牛奶不美白，她妈从小给她喝牛奶，可是她依然乌黑。  
  
一见钟情吧。  
  
是我见她。  
  
我应该吸引不了她，她是来自青岛即墨的城市女孩，而我？来自沂蒙山的地瓜蛋，内心深处充满了自卑。  
  
我唯一拥有的，可能是无微不至的舔狗精神。  
  
帮她占座。  
  
帮她打水。  
  
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男朋友，反正，我就喜欢她。  
  
她能感觉到。  
  
我给她写情书，她答应了。  
  
成了我女朋友。  
  
那时“女朋友”这个词是很纯洁的，能拉手，拉上两三个月，能亲嘴，亲嘴也是很优雅的，只能嘴唇对嘴唇，不能把舌头伸出来，那是流氓，手在能扶在腰上，不能乱动。  
  
至于别的？  
  
咱没想过，主要是我发育太晚了，大学时才开始长毛。  
  
思想也晚。  
  
不懂。  
  
认识宋丽萍后，我特别想赚钱，毕竟咱有一颗舔狗的心，我想赚钱供她读书，虽然她家不需要，但是我依然想，每个月给她打生活费，想想就幸福。  
  
何为爱情？  
  
当时的想法就是，我赚钱给你花，就是爱情。  
  
她学习成绩很好，有考研计划。  
  
这不要紧，正好，你读研这两年，我养你。  
  
我们俩动不动就规划未来，谁弱谁卑微，我不能回县城工作，因为她是青岛姑娘，不可能嫁到我们县城的，那我可以嫁到青岛去。  
  
我突然对留校当校工没啥兴趣了，工资低，而且离青岛远。  
  
当时辅导员给我设计了三条路。  
  
首选，当校工，因为我专业特殊，有语言优势，一干很容易提拔。  
  
其次，当选调生，运作有难度，但是她会极力帮我争取，这一切的前提是省级优秀学生干部获批。  
  
最后，回县城当老师。  
  
但是，无论选哪条路，都必须读研。  
  
读研属于不能忘记的初心。  
  
曲师人的执念。  
  
为什么首选是当校工呢？她认为我在她身边，她能帮我争取很多资源，例如校内研究生名额。  
  
有了宋丽萍。  
  
这三条路，我都不想走。  
  
我想赚钱。  
  
无巧不成书，校园招聘会上，青岛即墨一家韩企招募韩语翻译，我们这一级毕业生有且只有我自己适合，因为只有四个就业的，三个考公务员。  
  
我就这么被“抢”走了。  
  
试用期2800元，试用期满5000元，额外缴纳五险一金。  
  
这个工资听起来很普通。  
  
换算到今天？  
  
至少翻倍吧。  
  
对于我的选择，辅导员只用了一个词来形容：无语。  
  
她诧异的是什么？  
  
同是山东人，你为什么对铁饭碗没有执念呢？  
  
不考公务员，不考研，你到底想弄啥？你在韩企工资再高，那也是临时的，韩企倒闭了呢？你要有稳定的人生，不能漂着。  
  
一句话，在山东人眼里，只要没有正式编制，就是没有工作。  
  
我选这个岗位。  
  
“即墨”俩字占99%的因素。  
  
我想提前去扎下根。  
  
迎接宋丽萍的硕士毕业。  
  
在我眼里，我一直都觉得都市女孩是开放的，所以我对宋丽萍也有误判，我总以为她应该谈过很多次恋爱，甚至跟男人睡过觉，为什么我有如此的判断？  
  
我读高中时，城里的同学，就这样。  
  
我以为，她也是。  
  
临毕业，我带她去了趟我老家，见了见我家人。  
  
我二姐反对我们在一起。  
  
二姐反对的理由是，弟弟，咱是两个阶层的，咱的家庭配不上人家，你别耽误人家了。  
  
其实，我现在也没搞懂，宋丽萍当年是怎么愿意跟我回家的？  
  
可能，她只是觉得我的舔狗精神打动了她？  
  
我对她太好了。  
  
比我娘还好。  
  
她可能从小到大，没遇到过这么认真的舔狗。  
  
在学校里我跟用人单位签了意向合同，然后我去即墨面试，当时宋丽萍是暑假，她陪我，为了面试，我还花400块钱买了身西装，打上了领带，负责面试的是一位六十岁的老者，西装革履，干瘦，有点类似日本电影里的企业家形象，很是干练，他是这家企业的中层，负责外联，之前有个翻译，这个翻译也是公务员迷，听说海关招翻译合同工，丢掉了这边的高薪工作去当合同工去了。  
  
还只是合同工。  
  
就这样，给了我机会。  
  
老头用韩语跟我对话，我展现了我的语言天赋，手足并用。  
  
他满意。  
  
就你了。  
  
我找到工作了，宋丽萍也替我高兴，那晚她没回家，我们俩去小旅馆开房了，没进去，一是我不会，二是她说，那样我就不是处女了。  
  
这句话，很让我心疼。  
  
我没舍得。  
  
抱着睡了一晚。  
  
这是跟宋丽萍的最后高潮，她貌似也对我有一点点心动，决定带我见见她父母，先是见了她的妈妈，她的妈妈是个老师，戴个眼镜，很是斯文，我见到她妈那一瞬间，我就知道我们俩没戏，因为真的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我娘是个农民，也是一个字不认识，而你看人家呢？知识分子家庭，家还有钢琴。  
  
我自己想放弃了。  
  
宋丽萍的妈妈非常有修养，她没反对我们交往，更多是鼓励，鼓励宋丽萍能读多高就读多高，最好能读个博士，对于我呢？她希望我也能不忘初心，找机会考研，还说，孩子你离家（她家）近，周末就来，阿姨做饭你吃，也不是外人。  
  
我满口答应。  
  
她家真干净。  
  
我们的确是两个世界的人。  
  
我现在回头想想，更佩服她妈妈，无论出于哪个角度，她妈妈都不会允许宋丽萍嫁给我的，但是她没有反对，也没多说，反而给我的感觉是很认可我。  
  
辅导员过生日，我回学校拿毕业证，我带着宋丽萍见了见辅导员。  
  
辅导员劝分。  
  
辅导员说了一句原本应该是宋丽萍妈妈说的话：她是青岛姑娘，懂吗？！  
  
也觉得，我配不上。  
  
就这样，在众人的反对声中，在她的积极备考中，在我投入新的工作中，我与宋丽萍渐渐走远了。  
  
有多远？  
  
我提出分手后，我们再也没见过面。  
  
N年后，有了一个平台，叫人人网，当时的广告语叫啥来？  
  
上人人，找同学，上同学，找人人。  
  
我去人人网上找过宋丽萍。  
  
没找到。  
  
只通过蛛丝马迹，发现她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，硕士。  
  
后面，我就不知道了。  
  
说说我的工作。  
  
我所在的韩企是一家鞋厂，NIKE代工厂，这家工厂在即墨很有名，应该说在山东乃至全国都有名。  
  
待遇很好，有食堂，吃饭是要自己充卡的。  
  
管住，有宿舍。  
  
我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服务于面试我的老者，我喊他社长，他喊我宝贝，在韩语中，也有儿子的意思。  
  
我比他儿子还小。  
  
我天生舔狗，舔女人，舔男人，鞍前马后，是个很合格的助理，他的工作强度很变态，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，起床就开始工作，没有节假日，他负责外联，他精通中国文化，但是不懂汉语。  
  
我们俩合作了没多久，他就认可了我，为了更好的工作，他让我搬到他的公寓里，他是独居模式，两室一厅。  
  
他有个习惯，每天跑步，风雨无阻。  
  
去海边跑。  
  
最初，他跑步时会留我在办公室，后来越来越熟了，他会带着我一起跑。  
  
从小到大，父母没有拥抱过我。  
  
不是说我父母不爱我。  
  
是农村人没有这个习惯，农村人父母与孩子是不对等的关系，父母永远高高在上，孩子永远的是卑微的，而他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父亲，例如日常他会跟孩子通电话，真是如朋友一般，他儿子也来过中国，我们一起去海边跑步，那哪是爷俩？分明是两个好朋友。  
  
可以这么说，我跟随社长一年多的时间里，被颠覆了很多认知。  
  
例如，外国人在我们眼里是什么形象？  
  
阴险狡诈。  
  
有钱人在我们眼中是什么形象？  
  
无奸不商。  
  
但是，通过接触他，我觉得我小时候接受的很多洗脑是错误的，他让我感受到了世界的另外一个真相，越是优秀的人，越是和蔼的，越是有大爱的。  
  
他动不动就引用一句韩国俗语，翻译过来，就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。  
  
他们的野心更大一些。  
  
为亚洲的崛起。  
  
当年，我觉得这话有些虚伪。  
  
今天，我觉得，这都是他们发自肺腑的理想。  
  
包括？  
  
有次，我看娱乐新闻，王思聪说他去英国读书时，王健林去机场送他，说了一句，孩子，希望你能为中华崛起而读书。  
  
今天，我觉得，这真的是王健林的肺腑之言。  
  
只是，我们当笑话听了。  
  
社长在整个鞋厂是五把手，中层干部，主要负责外联，当年能在山东区域投资的韩国人，没有普通人，不是韩国的大家族就大财团，他们投资的全是大项目，当时社长联络最多的一个项目是飞行员培训基地，虽然他只是鞋厂的五把手，但是因为他是集团外派青岛的联络人员，所以经常能“接见”省内各地区的核心层，尤其是劳动部门的。  
  
当时，各个市的劳动局都想跟社长建立关系，建立关系的目的是什么？  
  
一是整个山东除了青岛济南外，基本都是劳务输出。  
  
他们想为这些韩国企业做招工。  
  
吃工资差。  
  
这一块业务小，还有一块更大的业务，是想通过社长与韩国那边搭上关系，做出国劳务，那时各地动不动就搞韩国考察团，其实主要是做劳务考察，能拿到这个业务的，没有普通人，你可能会好奇，一个市级的出国劳务公司能有什么样的股东？我拿一个西南城市来举例。  
  
有个考察团，当地的首富，当地五星酒店老板，当地劳动局一把手，当地奥迪4S店老板……  
  
至于大家在街上看到的出国劳务广告？  
  
那已经是N手的代理了。  
  
真正的大代理，都是大BOSS对大BOSS签的，您可能好奇我怎么知道的？  
  
我是翻译呀！  
  
虽然事情过去了十六七年，但是我见的那些，听的那些，都不能写，我举个最小的例子，那时有黑牌车，黑牌车不需要缴纳购置税，几乎是零税上牌，一辆售价40万的车通过外企渠道进来只需要15万，过了海关约束期就可以当二手车买了，一方面有人专门倒腾类似的渠道车，天津港的“外商自带”就是由这个模式延伸出来的。一方面这也是送礼渠道，例如送你辆黑牌车开着，表面送了你40万，其实只需要15万的成本。  
  
韩国人也很会送礼。  
  
我跟社长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最简单的一点，时间管理，他每天早上起床先梳理工作人员，以25分钟为一个工作节点，跟我们读高中似的，紧锣密鼓，包括会见客人都至少提前一周预约。  
  
韩国人是非常守时间观念的，例如我们约定4点半去青岛会见客人，那么我们3点就会出现，只会早到不会晚到。  
  
真在韩国企业待久了，我真有点上瘾，辅导员每次打电话都叮嘱我不要忘记考研不要忘记考公务员，我都觉得挺搞笑的，我已经乐不思蜀了。  
  
氛围太好了，很尊重每个人。  
  
社长他们这种中层是轮岗制，三年一换，我遇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他第三年了，他要轮到越南去，他一心想把我带到越南去，可是去了越南我能干什么呢？  
  
有时我在想，我成长路上，到底辅导员是我的知遇之恩呢，还是社长是？  
  
我觉得，社长是。  
  
辅导员，还是山东人，还是普通人。  
  
但是，社长不是。  
  
他是见过世界的人，有正确价值观的人，有时我回忆起他，我都在想，他到底有没有缺点？几乎是没有瑕疵的。  
  
要说有瑕疵，就是我怀疑他跟自己资助的一个大学生，关系略暧昧。  
  
当然，我也没有实锤。  
  
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，中秋节，他会去女大学生家送月饼，女大学生的妈妈自己在，属于贫困户，有次我们俩去送月饼，女大学生的妈妈骑自行车到村口迎接，因为太激动了，骑车掉沟里去了。  
  
无论是她还是她妈，对他真的只有感激。  
  
社长走时，我们俩喝了个小酒，他对评价很高，觉得我的未来不应该是在鞋厂，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天地，所以若有机会，多去经历，而不是一成不变。  
  
但是呢，这个与我当时的心态相违背。  
  
我觉得在鞋厂很好，待遇好。  
  
他走时，送了我一份礼物，帮我报了驾照，2100元，他要求给他100元，希望我以后的日子，只要开上车就能想起他。  
  
他走后，我特别迷茫。  
  
一方面，办公室的任务主要是文字翻译，这个我做不好。另一方面，我总感觉自己失去了靠山。  
  
我到底是该回我们县城当老师呢？还是再次回头去大学里当校工呢？